

样体弱多病的孤独老人,维持生计极为困难.当时人们可以在中关村附近见到一位衣衫褴褛、步履艰难、踟蹰街头的老人,他就是我们物理学界的老前辈,对中国物理学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的叶先生.可叹的是当时如此境遇的人,岂止叶先生一人.这真是一场浩劫!1972年5月叶先生得到安置,恢复教授待遇,住进北大的公寓房子,那时他已患前列腺炎,症状很重,不能卧床,日夜惟有坐在藤椅中,左右放满书籍,以读书为乐.亦渐渐有人去探望他了,临别时他总是对来访人表示谢意.有一次他很愉快地告诉我,吴有训先生和周培源先生两位老朋友同去看他.我去看望他时,所谈多涉及物理学和科学史以及中国古代诗词等事.他还不断买新书,订购外文杂志,谈论纵横,以此为乐,而不涉及他受到的苦难之事.有一次,他起立蹒跚地走到书架之前,拣出一册《宋书》,要我看范晔写的《狱中与诸甥侄书》¹⁾中的一段:

吾狂衅覆灭,岂复可言,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.然平生行已在怀,犹应可寻.至于能不,意中所解,汝等或不悉知.

我默默读到这里,不觉暗自落泪.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于10月13日去上海,临行前夕,时方

傍晚秋风萧瑟,暮色苍茫,去向叶先生道别,只见他全身战慄,但他对我说“不要紧,不要紧,不久可以好的.”匆匆道别,不意翌年1月16日我在上海接到讣告,叶先生已于1977年1月13日逝世.北京大学为叶先生在八宝山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,在京的老朋友和弟子们都到了.周培源先生主持追悼会,悼词中说叶先生拥护党、拥护社会主义、热爱祖国,对他的政治态度作了高度评价.

在结束本文之际,我回忆起叶先生1959年在纪念意大利物理学家托里拆利诞生350周年的报告中的一段话:“今天我们纪念托里拆利……应该学习他那种热爱科学、热爱真理、坚持不懈,把自己的劳动贡献给劳动人民的精神”.这实质上也是叶先生的精神.我还想起屈原“橘颂”中的两句话:“苏世独立,横而不流兮.闭心自慎,终不失过兮”可以恰当地颂赞叶先生的高尚道德品质.

最后我对钱伟长、席泽宗、黄炜、吴自勤、叶铭汉、戴念祖、胡伟敏等同志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.

1) 沈约,宋书,卷六十九,列传第二十九,中华书局,1974年10月第1版,第1829页.

深切怀念叶企孙先生

王竹溪

叶企孙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,对发展中国物理学和培养物理学人才方面有过重要的贡献.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迫害,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,不幸于1977年1月13日病故.这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个极大的损失.

叶先生是上海人,生于1898年,早年在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,于1918年到美国去留学,以精确测定普朗克常数的实验工作获得物理学

位.1923年回到南京东南高等师范(即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)物理系任教.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本科,叶先生到校任物理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,聘请了许多有名的物理学家到清华任教,其中有已故的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,已故的物理学界前辈萨本栋先生,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、前任北京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先生,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副所长赵忠尧先生,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施汝为

先生等我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。叶先生在清华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，继续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从事教学工作，和他的同事们一起，培养了一大批物理工作者，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，如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王淦昌同志，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同志等。在他的晚年，仍然坚持亲自讲课，对国际物理学的新发展非常注意，经常向青年教师介绍。他的专长是磁学，但是学识非常广博，对物理学的全面发展都是很了解的。

叶先生是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。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，他担任第一任副会长。四年后他担任第三届会长，到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，他又一次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（会长改名为理事长）。长期以来，叶先生实际上是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得到全国物理学界的爱戴。他为人公正，很尊重别人的学术成就，丝毫没有门户之见。

叶先生不仅对物理学的发展有全面的了解，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其他学科也很重视。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，对理科各学科的发展都是很关心的。他从来不偏袒物理，他对各个学科都是重视的。他认为有的人适于学这种学科，有的人适于学另一种学科，有的人适于

学理科，有的人适于学文科，各个学科没有高低之分，只是各个人的专长和爱好不同，他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长处来选择学科。

叶先生对自然科学史很有兴趣，对中国的自然科学史更是很重视。他兼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研究员，工作认真负责。他的学术兴趣很广泛，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很熟悉，而且经常阅读许多古书，学识很渊博。

叶先生对青年很关心，要求严格，对学生的情况很了解，在学习方面强调循序渐进。我记得在1929年我进清华大学学习时，叶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又爱护青年，给予我很深刻的印象。他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主持磁学教研室，每星期都和学生见面谈话，他说这是向大家学习的机会。他每年都请主修磁学的毕业生到家去谈，在毕业分配后，他常约请他们到中山公园去谈他们到工作岗位后的情况。

叶先生生活很简朴，但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别人，帮助过他的一些学生，也帮助过另外许多人。他身后除了书籍，没有任何钱财。

叶先生在政治上拥护党，拥护社会主义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都是坚定的。

叶先生为人正直，生活简朴，在经济上帮助别人，对学术一丝不苟，对青年爱护备至，这些高贵的品质，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。